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三

白下蔡 晁元放甫點評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搆兵

鄭祭仲殺堵逐主

施而得報固是情理之常然負而不報者亦人情之所常有未見宋莊公馮之於鄭爲已甚也責非義之賂出無禮之言是無厭之求挑強隣之怒愚悍邪僻兼而有之其亦僥倖苟免於亂世耳有王者與吾不知其何以自全也

人之有與而取償亦當度其力以爲進退有不待責而償者固無論矣有責之而後償不責則不償者有不責則償責則反不償者有責亦償不責亦償者有不責固不償卽責亦不償者有

力在能償而故意不償有其力實不能償者雖其能償而故意不償亦當視吾之力可以責之而使必償否度其能也而後責之則無虛責無費償雖不懸于名而猶不失厚利之實若其力實不能償與責之而必不肯償而我之力又不能以必得者則置之耳宋莊立突本非義舉責償之念太急而奢求索無已令人不堪而兵力又不足以制伏魯爲請成又復不許逞忿皆患棄好尋仇雖掠東郊取椽示辱而分幣四國金玉已盡旣已無名又喪其實亦幸而祭足主持讓其縱志故稍得一逞耳倘鄭人拒敵師出無功則兵連禍結正無寧日詎不蹈宋殤之覆轍乎爲已爲人無一可者宋莊真奴才耳其得保首領以沒得無

天網之疎耶

祭足專權自恣致于君怒其在他人似可與屬公謀而誅之獨

雍糾則有所不可何也誼屬錫舅故也以其女爲妻而親殺其
父卽幸而獲濟室家之際亦必有所不安矣况祭足之惡只是
過專非有篡弑之事有不共戴天之仇者也大義滅親四字雍
糾全用不着乃以不甚見愛之故遂欲謀而殺之豈理也哉事
之不濟而反見殺雖曰謀之不臧或亦有天道存乎其中也
雍糾庸劣之人事事可笑與君有謀而見妻皇澤中不鎮定可
知醉中漏語素不機密可知盡以謀告尤爲無謂之極祭氏請
歸並不疑阻疎淺甚矣如此之人豈可與共大事厲公過信而
重托宜其僨事而自傲也謀及婦人二語雖說得是然自己先
無知人之明矣又何責焉

祭氏此時却乎難處不告則殺父告之則殺夫惟有暗阻其行
而諷以避禍庶乎可耳盡洩其謀是明教以殺夫矣其與助夫

殺父之罪相去幾何婦人不知大義便至陷于大惡而不能救
惜哉

却說宋莊公遣人致書稱賀就索取三城及白壁黃金歲輸穀數厲
公召祭足商議厲公曰當初急於得國以此恣其需索不敢違命今
寡人卽位方新就來責借若依其言府庫一空矣况嗣位之始便失
三城豈不貽笑鄰國祭足曰可辭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變願以三
城之貢賦代輸于宋且白壁黃金姑與以三分之一婉言謝之歲輸
穀數請以來年爲始

如此待之

宋爲失信厲公從其言作書報之先貢上白壁

三十雙黃金三千鎰其三城貢賦納定冬初交納使者還報

莊公

大怒曰突死而吾生之突貧賤而吾富貴之區區所計乃了忽之物

曰十矣無力于宋可與可笑可知

于突何與而敢吝惜卽日又遣使往宋索必欲如數且立要交割

三城不願輸賦厲公又與祭仲商議再貢去穀二萬鍾宋使去而復

來傳言君不滿所許之數要祭仲自來回話

妄出尊大可笑可恨

祭仲謂厲公

曰魯受我先君大德未報分毫今乃特立君之功貪求無厭且出言

無禮不可聽也臣請奉使魯求其宛轉厲公曰魯肯為魯用乎

祭定曰往年我先君伐魯無役不與魯同事况魯侯之立我先君

當初華督弑君而立公子馮吾先君與魯並受賄賂玉成其事魯

受魯之大鼎鼎出部國吾國亦受魯彝彝彝名宋先代所傳今當訴告魯以魯彝

還魯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若論常情必當愧而自止厲公大喜曰寡人聞

仲之言如夢初醒即遣使賁下禮幣分頭往魯二國告立新君且

訴以魯人忘恩背德索賂不休之事使人到魯致命魯桓公笑曰昔

者宋君行賂於敝邑止用一鼎今得魯賂已多猶未滿意乎寡人當

身任之即日親往宋為汝君求解使者謝別再說魯使往魯致命魯

身任之即日親往宋為汝君求解使者謝別再說魯使往魯致命魯

僖公而以敗戎之功感激子忽欲以次女文姜連姻雖然子忽堅辭

到底魯侯心內還偏向他一分今日魯國廢忽立突侯自然不喜

謂使者曰魯君何罪桓行廢立不但偏向說來實是正理為汝君者不亦難乎寡

人當親率諸侯相見于城下言將禮幣俱不受使者回報厲公厲公

大驚謂祭足曰魯侯見責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足曰臣請簡

兵蒐乘預作準備立昭公時便不可簡敵至則迎又何懼焉且說魯

桓公遣公子柔往宋訂期相會宋莊公曰既魯君有言相訂寡人當

躬造魯境豈肯煩君遠辱公子柔返命魯侯再遣人往約酌地之中

在扶鍾鄭國之地為會時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宋莊公與魯侯會于

扶鍾魯侯代鄭稱謝并為求寬宋公曰鄭君受寡人之恩深矣譬之

雞卵寡人抱而覆之所許酬勞出彼木心不加果然出今歸國篡位

直欲負諾寡人豈能忘情乎魯侯曰大國所以賜魯者鄭豈忘之但

以嗣服未久府庫空虛一時未得如約然遲遲之間決不負諾此事

寡人可以力保宋公又曰金玉之物或以府庫不充爲辭若三城交

割只在片言何以不決魯侯曰鄭君懼失守故業遺笑列國故願以

賦稅代之聞已納粟萬鍾矣宋公曰二萬鍾之人原在歲輸數內與

三城無涉况所許諸物完未及半與市并筭賦何以異哉今日尙然異日事冷

寡人更何望焉惟君早爲寡人圖之魯侯見宋公十分固執怏怏而

罷魯侯歸國卽遣公子柔使鄭致宋公不肯相寬之語鄭伯又遣大

夫雍糾捧著魯彘呈上魯侯言此乃宋國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請納

還魯府庫以當三城更進白璧二十雙黃金二千鎰求君侯善言解

釋魯桓公情不能已只得親至宋國約宋公于穀丘之地相會二君

相見禮畢魯侯又代鄭伯叙不安之意呈上白璧黃金如數魯侯曰

君謂鄭所許諸物完未及半寡人正言責魯侯是以勉力輸納宋公

並不稱謝怨鄭已足無禮乃但問三城何日交割魯侯曰鄭君念先

人世守不敢以私恩之故輕棄封疆今奉一物可以相當卽命左右

將黃錦祿包裹一物高高捧著跪獻于宋公之前宋公聞說私恩二

字眉頭微縐已有不悅之意及啓復觀看認得商彝乃當初宋國幣

鄭之物勃然變色佯爲不知問此物何用魯侯曰此大國故府之珍

鄭先君莊公向曾効力于上國蒙上國賜以重器藏爲世寶嗣君不

敢自愛仍歸上國乞念昔日更事之情免其納地鄭先君感受其賜

豈惟嗣君說得婉轉可聽魯桓善于居宋公見捉起舊事不覺兩頰

發赤應曰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將歸問之故府正議論間忽報伯

燕國伯魯召公輔成王有功朝宋駕到毅丘宋公卽請伯

侯一處相見伯見公訴稱地鄰於齊嘗被齊國侵伐寡人願邀

君之靈請成於齊以保社稷宋公許之魯侯謂宋公曰齊與魯國

相鄰於齊嘗被齊國侵伐寡人願邀君之靈請成於齊以保社稷宋公許之魯侯謂宋公曰齊與魯國

青州壽光縣地世仇嘗有襄國之心君若為國請成寡人亦願為國乞好各

修和睦免構干戈三君遂一同於穀丘結盟魯桓公回國自秋至冬

並不見魯國回音魯國因使督促財賄不絕于道又遣人求魯侯

魯侯只得又約魯公於虛龜之境面會以決平魯之事魯公不至遣

使報魯曰寡君與魯自有成約君勿與聞可也魯侯大怒問你過橋安得不來

罵曰匹夫貪而無信尚然不可况國君乎遂轉轅至魯這頃不着那頭着最是合

人長與魯伯會于武父之地約定連兵伐魯髯仙有詩云

逐忽弑隱並元兇 同惡相求意自濃

只為宋莊貪詐甚 致令魯鄭起兵鋒

宋莊公聞魯侯發怒料想歡好不終又聞魯侯不肯助突鄭厲公名乃遣

公子游往魯結好訴以子突負德之事寡君有悔於心願與君協力

攻突以復故君鄭名之位并為魯伯求平使者未返魯疆吏報魯

疆吏報魯

二國興兵來伐其鋒甚銳將近睢陽公大驚遂召諸大夫計議

迎敵公子御說莊公次子諫曰師之老壯在乎曲直我貪賂又棄好

彼有詞矣可見宋國亦有通人但宋馮不用耳不如請罪求和息兵罷戰乃為上策南

宮長萬曰兵至城下不發一矢自救是示弱也何以為國太宰督曰

長萬言是也公遂不聽御說之言命南宮長萬為將長萬薦猛獲

為先鋒出車三百乘兩下排開陣勢侯伯並駕而出停車陣前

單搦君打話公心下懷慙托病不出明知慙慙何不聽御說之言南宮長萬

遠遠望見雨枝繡蓋飄揚知是二國之君乃撫猛獲之肩曰今日爾

不建功更待何時猛獲應命手握渾鐵點銅矛座車直進二君

看見來勢兇猛將車退後一步左右擁出二員上將有公子滿

有原繁各駕戎車迎住先問姓名答曰吾乃先鋒猛獲是也原繁笑

曰無名小卒不得污吾刃斧換你正將來決一死敵猛獲大怒舉矛

直刺原繁原繁輪刀接戰子溺指引魯軍鐵葉般裏來猛獲力戰一將全無懼怯魯將秦子梁子鄭將檀伯一齊俱上猛獲力不能加被梁子一箭射著右臂不能持矛束手受縛兵車甲士盡爲俘獲只逃走得步卒五十餘人南宮長萬聞敗咬牙切齒曰不取回猛獲何面目入城乃命長子南宮牛引車三十乘搦戰佯輸詐敗誘得敵軍追至西門我自計南宮牛應聲而出橫戟大罵鄭突背義之賊自來送死何不速降剛遇鄭將引著弓弩手數人單車巡陣欺南宮牛年少便與交鋒未及三合南宮牛回車便走魯將不捨隨後趕來將近西門炮聲大舉南宮長萬從後截住南宮牛回車雨下夾攻魯將連發數箭射南宮牛不著心裏落慌被南宮長萬躍入車中隻手擒來魯將原繁聞知本營偏將軍車赴敵恐其有失回檀伯引軍疾驅而前只見宋國城門大開太宰華督自率大軍出城接應這裏魯將公

子淵亦引秦子梁子助戰兩下各秉火炬混殺一場直殺至鷄鳴方止宋兵損折極多南宮長萬將鄭將獻功請宋公遣使到鄭營願以鄭將換回猛獲宋公許之宋使至於鄭營說明交換之事鄭伯應允各將檻車推出陣前彼此互換鄭將歸於鄭營猛獲仍歸宋城去了是日各自休息不戰却說公子游往齊致命齊僖公曰鄭突逐兄而立寡人之所惡也但寡人方有事於鄭未暇及此當貴國肯出師助寡人伐鄭寡人敢不相助伐鄭未曾替人出力先要人來相幫今人以爲得計我却惡其鬪夫公子游辭了齊侯回復宋公去訖再說魯侯與鄭伯在營中正商議攻宋之策忽報鄭國有人告急魯侯召見呈上國書內言齊兵攻鄭至急亡在且夕乞念婚姻世好以一旅救之水火魯桓公大驚謂鄭伯曰鄭君告急孤不得不救宋城亦未可猝援不如撤兵量宋公亦不敢復來索賂矣鄭厲公曰君既移兵救鄭寡人亦願悉率敝賦以從將

道理當然亦爲
將來正要借重

曾侯大喜卽時傳令拔寨望國進發曾侯先行

三十里伯引軍斷後國先得了公子游回音後知敵營移動恐

別有誘兵之計不來追趕只遣諜遠探回報敵兵盡已出境果往

國方纔放心太宰華督奏曰曾既許助攻我國亦當助其攻南

宮長葛曰臣願往公發兵車二百乘仍命猛獲爲先鋒星夜前來

助曾却說曾僖公約會蒯侯并徵兵方欲發兵而宣公適病薨

世子朔卽位是爲惠公惠公雖在喪中不敢推辭遣兵車二百乘相

助蒯伯懼曾吞并政欲借此修好遂親自引兵來會蒯侯見三國兵

多不敢出戰只深溝高壘堅守以待忽一日報到二君前來救

蒯侯登城而望心中大喜安排接應再說蒯侯先至與蒯侯相遇

於軍前蒯侯曰乃做邑世姻聞得罪於上國家人躬來請赦蒯侯

曰吾先祖哀公爲蒯所譖見烹於國於今八世此仇未報君助其親

我報其仇今日之事惟有戰耳魯侯大怒卽命公子溺出車魯將公子彭生接住廝殺彭生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子溺如何敵得過秦子梁子二將并力向前未能取勝剛辨得架隔遮欄魯二主聞魯交戰亦來合攻却得後隊魯伯大軍已到原繁引檀伯眾將直衝魯侯老營魯侯亦使其弟寤季引軍出城相助喊聲震天公子彭生不敢戀戰急急回轅六國兵車混做一處相魯侯遇見魯伯謂曰穀丘之盟魯三國同事口血未乾魯人背盟寡人伐之君亦効魯所爲但知媚魯目前獨不爲國家長計乎魯伯自知失信垂首避去托言兵敗奔逃魯無大將其帥先潰魯侯之師亦敗殺得屍橫遍野流血成河彭生中箭幾死正在危急又得魯國兵到魯方纔收軍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明欺弱小恣貪謀

只道孤城頃刻收

他國未亡我已敗

令人千載笑齊侯

宋軍方到喘息未定却被魯各遣一軍衝突前來宋軍不能立營亦大敗而去各國收拾殘兵分頭回國齊侯回顧城誓曰有我無魯有魯無我決不兩存也魯侯迎接鄭二君入城設享款待軍士皆重加賞犒羸季進曰齊兵失利恨魯愈深今幸兩君在堂願求保全之策魯侯曰今未可也當徐圖之次日魯侯遠送出城三十里垂淚而別魯侯歸國後鄭厲公又使人來修好尋武父之盟自此魯鄭爲一黨宋鄭爲一黨時鄭國守櫟大夫子元已卒祭足奏過厲公以檀伯代之此周桓王二十二年也魯僖公爲兵敗於魯懷憤成疾是冬病篤召世子諸兒至榻前囑曰魯吾世仇也能滅魯者方爲孝子汝今嗣位當以此爲第一件事不能報此仇者勿入吾廟諸兒頓首受教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無知使拜諸兒囑曰吾同母弟只此一

點骨血汝當善視之衣服禮秩一如我生前可也言畢目遂瞑諸大

天奉世子諸見成喪卽位是為襄公宋莊公恨鄭入骨復遣使將鄭

國所納金玉分賂齊魯陳四國乞兵復仇齊因新喪止遣大夫雍

廡率車一百五十乘相助齊魯亦各遣將同伐鄭厲公欲戰上

卿祭足曰不可宋大國也起傾國之兵盛氣而來若戰而失利社稷

難保幸而勝將結沒世之怨吾國無寧日矣不如縱之厲公意猶未

決祭仲遂發令話詳講得有理但硬做便令人難堪使百姓城守有請戰者罪之宋公

見鄭師不出乃大掠東郊以火攻破渠門鄭城門名入及大逵大街也至於

大宮鄭祖廟盡取其椽以歸為宋盧門宋城門名之椽以辱之鄭伯鬱鬱不

樂嘆曰吾為祭仲所制何樂乎為君於是陰有殺祭足之意明年春

二月周桓王病篤召周公黑肩於牀前謂曰立子以嫡禮也然次子

克朕所鍾愛今以托卿異日兄終弟及惟卿主持言訖遂崩周公遂

克朕所鍾愛今以托卿異日兄終弟及惟卿主持言訖遂崩周公遂

命秦世子佗卽王位是爲莊王○厲公問○有喪欲遣使行弔祭足

固諫以爲○乃先君之仇祝聃曾射王肩若遣人往弔祇取其辱○

取辱則曲在周竟不往弔則曲在厲公雖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遊○

於後圃止有大夫雍糾相從厲公見飛鳥翔鳴淒然而嘆雍糾進曰○

當此者景融和百鳥莫不得意主公貴爲諸侯似有不樂之色何也○

厲公曰自烏飛鳴自絲全不受制於人寡人反不如鳥是以不樂雍○

糾曰主公所慮豈非秉鈞之人耶○厲公嘿然雍糾又曰吾聞○

君猶父也臣猶子也子不能爲父分憂卽爲不孝臣不能爲君排難○

卽爲不忠倘主公不以糾爲不肖有事相委不敢不竭死力○

來迎秦鄭厲耳○厲公屏去左右謂雍糾曰卿非仲之愛婿乎糾曰○

婿則有之愛則未也○君所迫非祭足木○

心足每言及舊君猶有依戀之心但畏○不敢改圖耳厲公曰卿能○

殺仲吾以卿代之但不知計將安出雍糾曰合東郊被兵殘破民

居未復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廩舍却教祭足賣粟乃往彼安撫居

民臣當於東郊設享以鷄酒毒之主意亦厲公曰寡人委命於卿卿

當仔細雖糾歸家見其事祭氏不覺有皇遽之色及此見人做心虛

只為自露祭氏心疑問朝中今日有何事糾曰無也祭氏曰妾未察

其言先觀其色今日朝中必無無事之理祭氏夫婦同體事無大小

妾當自如糾曰君欲使汝父往東郊安撫居民至期吾當設享於彼

與汝父稱壽別無他事祭氏曰子欲享吾父何必郊外糾曰此君命

也汝不必問如此兩番言話即不疑者亦生祭氏愈疑乃酌糾以酒

乘其昏睡佯問曰君命汝殺祭仲汝忘之耶醉以酒乘其睡而能之

後亦情糾夢中糊塗應曰此事如何敢忘早起祭氏謂糾曰子欲殺

吾父吾已盡知矣糾曰未嘗有此祭氏日夜來子醉後自言不必諱

也糾曰設有此事與爾何如祭氏曰既嫁從夫又何說焉糾乃盡以

其謀告於祭氏

便合糊紫也好淺人自送其死而已

祭氏曰吾父恐行止未定至期吾

當先一日歸寧愆愆

音煉功觀也

其行糾曰事若成吾代其位於爾亦有

榮也祭氏果先一日回至父家問其母曰父與夫二者孰親其母曰

皆親又問二者親情孰甚其母曰父甚於夫祭氏曰何也其母曰未

嫁之女夫無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無再生夫合於人父

合以天夫安得比於父哉其母雖則無心之言却點醒了祭氏有心

之聽遂雙眼流淚曰吾今日爲父不能復顧夫矣遂以雍糾之謀密

告其母其母大驚轉告於祭足祭足曰汝等勿言臨時吾自能處分

至期祭足使心腹強鉏帶勇士千餘人暗藏利刃跟隨再命公子闕

率家甲百餘郊外接應防變祭足行至東郊雍糾半路迎迓設享甚

豐祭足曰國事奔走禮之當然何勞大亨雍糾曰郊外春色可娛聊

具一酌飾勞耳言訖滿斟大觥跪於祭足之前滿臉笑容貴重而容

口稱百壽祭足假作相攬先將左手握糾之臂右手接杯澆地火

光迸裂遂大喝曰匹夫何敢弄吾叱左右爲我動手強鉏與眾勇士

一擁而上擒雍糾縛而斬之以其屍棄於周池亦厲公伏有甲士在

於郊外幫助雍糾做事早被公子闕搜著殺得七零八落厲公聞之

大驚曰奈仲不吾容也乃出奔蔡國後有人言及雍糾通知祭氏以

致祭足預作準備厲公乃嘆曰國家大事謀及婦人其死宜矣我亦

解嘲曰謀及小且說祭足聞厲公已出乃使公父定叔其叔段往魯

國迎昭公忽復位曰吾不失信於誓君也却不道已是矢不知後事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衛宣上烝庶母下納子媳無辜殺子國祚幾危其爲滅倫絕理不待言矣若周天子當陽諸侯豈敢公行無道至此國不可一日無君信哉

衛莊寵幸嬖妾溺愛州吁釀成篡弑之禍幸賴石碯純忠子晉乃得歸國嗣位乃不知戒懼滅絕彛倫寵後子而殺前子又釀後日之禍愚人逞慾忘患醉生夢死國家安得不壞

宣姜本爲急子所聘宣公納之宣姜初時自然出于不知不足爲怪及後已明知矣不怨宣公恨已悞而反與子朔同譖急子此其爲惡正不知是何等沒分曉也合之後日願淫公子碩觀之豈復有絲毫人心者哉

子壽勸急子出奔是明于大義者急子以背父爲嫌而自願就

死是只知自好者不知以宗嗣社稷爲重而成其君父敗倫殺子之名此聖教之所謂匹夫匹婦者也故吾子衛之急子晉之申生皆不深取焉

勸兄不聽而自設計以代其行代行而仍勸其兄以出寺別嫌明微舍生取義公子壽之所爲可謂仁至義盡矣乃竟不蒙天祐則福善禍淫之說豈別有所解耶

祭足遂君罪不可道而立君復君情猶可原但恃功而專致厲公便欲見殺昭公復國心中怏怏恩禮頓減卽足自己亦復踟躕不安可知奸人做沒理事雖有功于人亦易取疑而召怨然則何樂而爲奸人也哉

鄭昭爲世子時已知高渠彌之奸子突之立又係渠彌倡首今復國之後不能除之終受篡弑之禍古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又曰不惡人者必自惡也其鄭昭之謂歟

却說宣公名晉爲人淫縱不簡自爲公子時與其父莊公之妾名

夷姜者私通

夷姜

生下一子寄養於民間取名曰急子宣公卽位之

日元配形如無寵只有夷姜得幸如同夫婦就許立急子爲嗣屬之

於右公子職時急子長成一十六歲爲之聘齊僖公長女使者返

國宣公聞齊女有絕世之姿

齊女若非絕色衛宣未必自納也雖是老賊亂倫亦是治容誨淫所致

心

貪其色而難于啓口乃搆名匠築高臺於淇河之上朱欄華棟重宮

複室極其華麗名曰新臺

蓋怨入國便不好自納也

先以聘齊爲名遣開急子然

後使左公子洩如齊迎姜氏運至新臺自己納之是爲宣姜時人作

新臺之詩以刺其淫亂

新臺有泚

河水瀰瀰

燕婉之求

籊籊不鮮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簋條戚施皆醜惡之貌以喻宣公言姜氏本求佳偶不意乃配此醜惡也後人讀史至此言齊僖公二女長宣姜次文姜宣姜淫于舅又淫于庶子不特舅焉而已文姜淫于兄人倫天理至此滅絕矣有詩嘆曰

妖豔春秋首二姜

致令齊衛紊綱常

天生尤物殃人國

不及無鹽佐伯王

急子自

宋

回家復命于新臺宣公命以庶母之禮謁見姜氏

依我說不見也

罷

急子全無幾微怨恨之意宣公自納

齊

女只住新臺朝歡暮樂將

夷姜又撇一邊一住三年與齊姜連生二子長曰壽次曰朔自古道

母愛子抱宣公因偏寵齊姜將昔日憐愛急子之情都移在壽與朔

身上心中使想百年之後把齊國江山傳與壽朔兄弟他便心滿意

足反似多了急子一人只因公子壽天性孝友與急子如同胞一般

相愛每在父母面前周旋其兄

這等兄弟雖同胞尚且難得不意干吳再見之

那急子又溫

柔敬慎無有失德所以宣公未曾顯露其意私下將公子壽囑托左

公了洩異日扶他爲君那公子朔雖與壽一母所生賢愚迥然不同

正是

怪車年齒尚幼天生狡猾恃其母之得寵陰畜死士心懷非望不惟

憎嫌急子並親兄公子壽也像贅疣音由一般只是事有緩急先除急子

要緊常把些話挑激母親說父親眼下雖然將我母子看待有急子

在先他爲兄我等爲弟異日傳位茂不得長幼之序况夷姜被你奪

寵心懷不忿若急子爲君彼爲國母我母子無安身之地矣音由姜原

是急子所聘今日跟隨宣公生子得時也覺急子與已有礙遂與公

子朔合謀每母讒諧急子于父親之前一日急子誕日公子壽治酒

相賀朔亦與席坐間急子與公子壽說語甚密公子朔插嘴不下托

病先別一逕到母親齊姜面前雙眼垂淚

不知這眼淚是那裏來的奇事

扯箇大謊

告訴道孩兒好意同自己哥哥與急子上壽急子飲酒半醺戲謔之

間呼孩兒爲兒子孩兒心中不平說他幾句他說你母親原是我的

妻子你便稱我爲父於理應該虧他諷得出不怕孩兒再待開口他

便奮臂要打虧自己哥哥勸往問羅王割舌頭耶孩兒逃席而來受此

大辱望母親稟知父侯與孩兒做主齊姜信以爲然待宣公入宮鳴

嗚咽咽的告訴出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又裝點幾句道他還要玷

污妾身後日與于頑同頑說我母夷妾原是父親的庶母尙然收納

爲妻况你母親原是我舊妻父親只算借貸一般老婆可借少不得

與魯國江山一同還我宣公召公子壽問之壽答言並無此說宣公

半疑不信但遣內侍傳諭夷姜責備他不能教訓其子夷姜怒氣填

胸無處伸訴投繯而死詩嘆曰

父妾如何與子通

聚塵傳笑論淫風

夷姜此日投繯晚

何似當初守節終

急子痛念其母惟恐父親嗔怪暗地啼哭公子朔又與齊姜謗說急子因生母死于非命口出怨言日後要將母子償命宣公本不信有此事無奈姒妾讒子日後攬掇定要宣公殺急子以絕後患不繇宣公不聽但展轉躊躇終是殺之無名必須假手他人死于道路方可掩人耳目其時適齊僖公約會伐魯徵兵於齊宣公乃與公子朔商議假以往訂師期爲名遣急子如魯授以白旄此去莘野是往魯的要路舟行至此必然登陸在彼安排急子他必不作準備公子朔向來私蓄死士今日正用得著教他假裝盜賊此等人與盜賊無異還要裝些什麼只怕是更很伏于莘野只認白旄過去便趕出一齊下手以旄復命自有重賞公子朔處分已定回復齊姜齊姜心下十分歡喜只知道除去了一個兒子却說公子齊見父親屏去從人獨召弟朔議事心懷疑惑入

宮來見母親探其語氣齊姜不知隱瞞盡吐其實囑付曰此乃汝父

主意欲除我母子後患不可洩漏他人他偏要洩漏可謂不孝之子公子壽知其

計已成謀之無益私下來見急子告以父親之計此去莘野必繇之

路多凶少吉不如出奔他國別作良圖急子曰爲人子者以從命爲

孝只以從命爲孝便把孝字看錯了棄父之命卽爲逆子世間豈有無父之國卽欲

出奔將安往哉遂束裝下舟毅然就道公子壽泣勸不從思想吾兄

真仁人也此行若死于盜賊之手父親立我爲嗣何以自明這箇嫌一疑上邊一

得得是子不可以無父弟不可以無兄吾當死兄而行代他一死吾兄必

然獲免父親聞吾之死倘能感悟雖然無益于事然而其志可哀矣慈孝兩全落得

留名萬古于是別以一角載酒亟往河下請急子餞別急子辭以君

命在身不敢逗遛公子壽乃移樽過舟滿斟以進未及開言不覺淚

珠墮于杯中急子忙接而飲之公子壽曰酒已污矣急子曰正欲飲

吾弟之情也

可謂難兄難弟此等處却無愧至賢

公子壽拭淚言曰今日此酒乃吾弟

兄永訣之酒哥哥若鑒小弟之情多飲幾杯急子曰敢不盡量兩人

淚眼相對彼此勸酬公子壽有心留量急子到手便吞不覺盡醉倒

于席上朝對睡去公子壽謂從人曰君命不可遲也我當代往卽取

急子手中白旄故意建于舟首用自己僕從相隨囑付急子隨行人

眾好生守候袖中出一簡付之曰俟世子酒醒後可呈看也卽命發

舟行近葦野方欲整軍登岸那些埋伏的死士望見河中行旌飄漾

認得白旄定是急子到來一聲呼哨如蜂而集公子壽挺然出喝曰

吾乃本國西侯長子奉使往西汝等何人敢來邀截眾賊齊聲曰吾

等奉西侯

密旨來取汝首挺刀便欲從者見勢頭兇猛不知來歷一

時驚散可

攆壽子引頸受刀賊黨取頭盛于木匣一齊下船偃旌而

歸再說急

子酒量原淺一時便醒不見了公子壽從人將簡緘呈上

急子折而看之簡上只有八個字云弟已代行兄宜速避急子不覺

墮淚曰弟爲我犯難吾當速往不然恐誤殺吾弟也此想還喜得僕

從俱在就乘了公子壽之舟催僕舟人速行真個似電流光絕鳥逝

超羣其夜月明如水急子心念其弟日不交睫往視鷓首之前望見

公子壽之舟喜曰天幸吾弟尚在從人稟曰此來舟非去舟也急子

心疑教擺船上去兩船相近艙檣俱明舟中一班賊黨並不見公子

壽之面急子愈疑乃佯問曰主公所命會了事否眾賊聽得說出秘

密却認爲公子胡差來接應的乃捧函以對曰事已了矣急子取函

啓視見是公子壽之首仰天大哭曰天乎冤哉眾賊駭然問曰父殺

其子何故稱冤急子曰我乃真急子也得罪于父父而殺我此吾弟

壽也何罪而殺之可速斷我頭此等處便全歸獻父親可贖悞殺之

罪絨黨中有認得公子者于月下細認之曰真平侯眾賊遂將急

子斬首并納函中從人亦皆驚散篇風有乘舟之詩正咏兄弟爭死之事詩曰

二子乘舟

汎汎其逝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

汎汎其逝

願言思子

不瑕有害

詩人不敢明言但追想乘舟之人以寓悲思之意也再說眾賊連夜奔入篇城先見公子朔呈上白旌然後將二子先後被殺事情細述一遍猶恐誤殺得罪誰知一箭射雙鵬正中了公子朔的隱懷自出金帛厚賞眾賊却人宮來見母親說公子壽載旌先行自隕其命喜得急子後到天教他自吐真名償了哥哥之命齊姜雖痛公子壽却幸除了急子拔去眼中之釘正是憂喜相半母子商量且教慢與宣

公說知却說左公子洩原受急于之托右公子職原受公子壽之托

二人各自關心遣人打探消息回報如此如此起先未免各爲其主

到此同病相憐合在一處商議候宣公早朝二人直入朝堂拜倒在

地放聲大哭宣公驚問何故公子洩公子職二口一辭將急于與公

子壽被殺情辭細述一遍乞收拾屍首埋葬以盡當初相托之情說

罷哭聲轉高有若如此還算盛明宣公雖怪急于却還憐愛公子壽忽聞二子

同時被害嚇得面如土色半晌不言痛定生悲淚如雨下連聲嘆曰

齊姜誤我齊姜誤我悔已遲了卽召公子朔問之朔辭不知宣公大怒就

著公子朔拘拿殺人之賊公子朔口中應承只是支吾那肯獻出賊

黨宣公自受驚之後又想念公子壽感成一病閉眼便見夷姜急于

壽子一班在前啼啼哭哭此是病人心虛見鬼不是真有其事不然夷姜猶可豈有急于壽子亦來者哉祈

禱不效半月而亡公子朔發喪襲位是爲惠公時朔年一十五歲將

左右二公子能官不用庶兄公子頑字昭伯心中不服連夜奔魯公

子波與公子職怨恨惠公每思爲急于及公子壽報仇未得其便話

分兩頭却說魯侯朔初卽位之年因助齊攻紀爲魯所敗正在銜恨

忽聞魯國有使命至問其來意知魯厲公出奔羣臣迎故君忽復位

心中大喜卽發車徒護送昭公還國祭足再拜謝昔日不能保護之

罪昭公雖不汨罪心中快快恩禮稍減于昔日縱恨前日獨不稍感今日乎且不爲後日

地乎糊祭足亦覺跼踏不安每每稱疾不朝高渠彌素失愛于昭公

及昭公復國恐爲所害陰養死士爲弑忽立壘之計時魯厲公在魯

亦厚結魯人遣人傳語檀伯欲借櫟今開封檀伯不從於是

使魯人假作商賈於檀地往來交易因而厚結櫟人暗約爲助乘機

殺了檀伯厲公遂居櫟增城濬池大治甲兵將謀襲鄭遂爲敵國祭

定開報大驚急奏昭公命大夫傅瑕屯兵大陵鄭地以遏厲公來路厲

公知國有備遣人轉央魯侯謝罪於宋

兩個都是仇人 虧他一樣老臉許以復國之

後仍補前賂未納之數魯使至宋莊公負心又起結連蔡衛其納

厲公時衛侯朔有送昭公復國之勞昭公並不修禮往謝所以亦怨

昭公反與宋公協謀貪則忘仇 貪則棄好 正是一樣肚腸說出兩般故事獨督昭公不謝衛侯豈不糊塗之極因

即位以來並未與諸侯相會乃自將而往公子洩謂公子職曰國君

遣出吾等舉事此其時矣公子職曰如欲舉事先定所立人民有主

方保不亂必如此方是正密議間聞人報大夫甯跪有事相訪兩公

子迎入甯跪曰二公子忘乘舟之冤乎今日機會不可失也公道在 人心智

上所見公子職曰正議擁戴未得其人甯跪曰吾觀羣公子中惟黔

牟據史記黔牟 為急子之弟仁厚可輔且周王之婿可以彈壓國人三人遂插血

定議乃暗約急子壽原舊一班從人假傳一箇謀報只說衛侯伐

兵敗身死於是迎公子黔牟即位百官朝見已畢然後宣播衛侯

即位

構陷二兄致之忿死之惡重爲急壽二子發喪改葬其柩遣使告立

君於魯寧跪引兵營于郊外以過惠公歸路公子洩欲殺宣姜公子

職止之曰姜氏有罪然魯侯之妹也殺之恐得罪於魯不如留之以

結魯好乃使宣姜出居別宮月致廩餼無缺再說宋魯齊衛共是四

國合兵伐魯祭足自引兵至大陵與傅瑕合力拒敵隨機應變未嘗

挫失祭足終是有才只恨行事不正耳四國不能取勝只得引回單說魯侯胡伐魯

無功回至中途聞二公子作亂已立黔牟乃出奔于魯國魯襄公曰

吾甥也厚其館餼許以興兵復國總注借助婚姻可知鄭昭之悞朔遂與襄公立約

如歸國之日內府寶玉盡作酬儀襄公大喜忽報魯侯使到因魯侯

求婚于魯王允之使魯侯主婚要以下姬王嫁魯侯欲親自至魯

面議其事襄公想起妹子文姜久不相會何不同請來遂遣使至

魯并迎文姜心懷不復諸大夫請問伐魯之期襄公曰黔牟亦天子婿也

寡人方圖婚于周此事姑且遲之但恐人殺害宣姜遣公孫無知

納公子頑于

幽私囑無知要公子頑

上油于宣姜教妹子倫漢又倫的就是庶子

虧他想得以為復朔之地頑與朔不睦故使出說得也

通宣姜以結外公孫無知領命同公子

頑歸與新君黔牟相見時公子頑內子已卒

大夫馬室

無知將

侯之意逼致國君臣并致宣姜那宣姜到也心肯

若不昔做說事入當初不

急子國眾臣素惡宣姜僭位中宮今日欲貶其名號無不樂從

貶法亦太無職也只是公子頑念父子之倫聖不允從無知私言于公子職

曰此事不諱何以復寡君之命公子職恐失齊權定下計策請公子

頑飲宴使女樂侑酒灌得他爛醉扶入別宮與宣姜同宿醉中成就

其事既知公子頑情願便自然是宣姜來

醒後悔之已無及矣

不宣妻與公子頑遂為夫婦後生男女五人長男齊子早卒

次戴公申次文公燬女二為桓公穆公夫人史臣有詩嘆曰

子婦如何撰作妻

子豎庶母報非遲

夷姜生子宜姜繼

家法源流秉是奇

此詩言旨曰宣公烝父妾夷姜而生懿子今其子昭伯昭亦烝宣姜

而生男女五人家法相傳不但新臺之報也請分兩頭再說昭昭見

自大陵回因舊君子突在櫟終爲昭思思一制禦昭策昭與昭麗公

原有戰昭之仇今日謀納厲公惟昭不與况且斬君嗣位正好修睦

又聞昭侯爲昭主婚昭之交將合於是奏知昭公自晉禮歸往昭

結好因而結昭若得一國相助可以敵昭昭爲昭公謀未常不善但願

善算者往往反遺目昭自古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祭足但知防備厲

公却不知高渠彌毒謀已就只慮祭足多智不敢動手昭禮祭是真是

昭今見祭足遠行肆無忌憚乃密使人迎公子亶在家乘昭公冬行

烝祭伏死士於半路突起弑之托言爲盜所殺遂奉公子亶爲君使

人以公子亶之命召祭足回國與高渠彌並執國政祭足又無恥可

憐昭公復國未滿三載遂遭逆臣之禍鬻仙讀史至此論昭公自爲

世子時已知高渠彌之惡及兩次爲君不能剪除兇人留以自禍豈

非優柔不斷之禍此四字高渠彌已早言之矣有詩嘆云

明知惡草自當鋟 蛇虎如何與共居

我不制人人制我 當年枉自識高柴

不知鄭子亶如何結末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亶君臣爲戮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是聖人修身齊家之說治容誨淫

又是聖人防微杜漸之意然治容誨淫之上加上一句濼藏誨

盜不特道理至精而聖人文字之妙遂妙絕千古試言其文宜
之妙夫治容者未必皆注而人之見治容而生淫心者偏地皆
是則治容者雖不淫而常若教人以淫也試問天下讀書人誰
不知作如此解者試想天下之大古今之久治容者固不知其
幾千百萬也其敗倫傷化縱慾宣淫者固多在于嬌娃豔女而
烈女節婦或慷慨殺身或從容就義標清史而著奇節者寧非
容貌過人之人邪其不以淫傳亦未嘗以貞著者固不知其幾
千百萬也無論宣慾縱淫之人皆然由銜色以招奸卽貞操奇
節之人使非起居失度漏洩春妍何以使強暴逞兇而狂且動
念耶正由漫藏誨盜此耳其不以淫傳亦不以貞著者則皆善
藏其治容者也是治容以漫藏而誨淫漫藏亦如治容之誨盜
謂之平排法則整而工謂之側重法則幽而折互舉其辭以成

文連及其事以見意意既無所不盡而義亦無所不周真聖人之文也不然除宣淫著節而外豈遂無治容之人何以此禍而彼不禍則漫藏與不漫藏之故也又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緣字又下得妙不說順人情亦不說防人情蓋緣字中又有順又有防也夫人之性多近于理而情則多近于慾無以順之則拂鬱而不安無以防之則放蕩而不可制故先王之制禮不使之拂鬱而不安亦不至于放蕩而不可制所謂中和也善乎申繻之言也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瀆則有亂夫男有室女有家所謂禮也總之而不使其拂鬱不安者也男自有其室女自有其家而不許相瀆亦所謂禮也則防之而不至于放蕩而不可制者也忘其爲防而自踰其檢其幾何而不亂耶魯桓之死于齊也雖齊襲之惡而魯桓實有自非其道焉文姜之美貌所

謂誨淫之甚也而姿態之妖豔則又與于誨淫之甚者也魯桓
數載夫妻豈猶未之或知假令當日齊襄請之魯桓秉禮以拒
之或托詞而免焉齊襄縱有奸心其何道之從而得通乎並駕
而如齊此何禮也申繻之諫不爲不切置而不聽何也聽其入
宮何也漫藏其誨淫之具而自撤其防縱其放蕩而順其大欲
其尙何所不至哉既知醜行已成不思歸國而圖之身在甯中
而發之太暴不特魯桓之死爲自取其殃卽謂齊襄文姜之惡
爲魯桓成之可也

歸國而圖之亦大難處出之則彰醜聲而構齊怨齊強魯弱必
被侵凌不出則含垢忍辱國家之大恥也特猶愈于身名俱喪
耳總之錯處只在不該同往事後而貽悔不如防患于未萌也
鄭有弑君之惡約同與國聲其罪而討之自是義舉乃約以好

會而劫盟以圖之先自以欺詐示人其何義之有齊襄自欲掩其惡名非有伯者氣象故不特不能成伯而惡名亦終不可掩魯桓之與文姜如齊又是溺愛之故又是懼怕之故從來之汚亂中五百 妬深宮之上后 結案蕞者無不由于愛與怕蓋愛與怕則必當聽其所爲而不敢制夫聽婦人之所爲而不敢制則豈有不汚亂中蕞者哉

却說齊襄公見祭足來聘欣然接之正欲報聘忽聞高渠彌弑了昭公援立子亶心中大怒便有興兵誅討之意因魯侯夫婦將至齊國且將鄭事悶之親主樂水迎侯却說魯夫人文姜見齊使來迎心下

亦想念其兄欲借歸寧之名與桓公同行桓公溺愛其妻不敢不從

溺愛則不得不從其不敢不從則自是怕也

大夫申繻諫曰女有室男有家古之制也禮

無相瀆瀆則有亂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歲一歸寧舊言問安今夫人父

母俱亡無以妹寧兄之理魯以秉禮爲國豈可行此非禮之事桓公

已許文姜遂不從申繻之諫夫婦同行車至濼水齊襄公早先在矣

殷勤相接各敘寒溫一同發駕來到臨淄魯侯至周王之命將婚事

議定齊侯十分之感既感之矣却以淫亂報之可見淫人先設大享

欸待魯侯夫婦然後迎文姜至於宮中只說與舊日宮嬪相會誰知

襄公願遙下密室另治私宴與文姜敘情飲酒中間四目相視你貪

我愛不顧天倫遂成苟且之事兩下迷戀不舍遂留宿宮中日上三

竿尙相抱未起撒却魯桓公在外冷冷清清魯侯心中疑慮何到此

疑慮魯桓才遣人至宮門細訪回報魯侯未娶正妃只有偏宮連氏乃大

夫連稱之從妹向來失寵魯侯不與相處姜夫人自入齊宮只是兄

妹敘情並無他宮嬪相聚魯侯情知不做好事何到此時纔恨不得

一步跨進齊宮觀其動靜恰好入報國母出宮來了魯侯盛氣以待

寫來好笑盛齊便問姜氏曰夜來宮中共誰飲酒答曰同連妃又問幾

氣便怎麼齊東周列國志

時散席答曰久別話長直到粉牆月上可半夜矣又問你兄曾來陪

飲否答曰我兄不曾來魯侯笑而問曰這是冷笑不是真笑看官莫錯認了難道兄妹

之情不來相陪姜氏曰飲至中間曾來相勸一杯卽時便去魯侯曰

你席散如何不出宮姜氏曰夜深不便魯侯又曰你在何處安置姜

氏曰君侯差矣何必盤問至此宮中許多空房豈少下榻之處妾自

在西宮過宿卽昔年守閨之所也魯侯曰你今日如何起得怎遲姜

氏曰夜來飲酒勞倦今早梳妝不覺過時魯侯又問曰宿處誰人相

伴姜氏曰宮娥耳魯侯又曰你兄在何處睡姜氏不覺面赤曰爲妹

的怎管哥哥睡處言之可笑魯侯曰只怕爲哥的到要管妹子睡處

姜氏曰是何言也魯侯曰自古男女有別既知男女有別何不當初莫與他來你留宿

宮中兄妹同宿寡人已盡知之無益干事忙說休得瞞隱姜氏口中

雖是含糊抵賴啼啼哭哭心中却也十分慙愧可見良心難昧魯侯相公身在

國無可奈何心中雖然忿恨却不好發作出來既知不好發作何不索性莫說出來

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卽遣人告辭侯且待歸國不成只怕去再作區處

却說襄公自知做下不是姜氏出宮之時難以放心可見良心難昧便密

遣心腹力士石之紛如跟隨打聽侯夫婦相見有何說話石之紛

回報曰侯與夫人角口如此如此襄公大驚曰亦料侯久後必

知何其早也少頃見侯使來辭明知事洩之故乃固請於牛山一遊

便作餞行使人連逼幾次侯只得命駕出郊文姜自留邸舍悶悶

不悅却說襄公一來舍不得文姜回去二來懼侯懷恨成仇一

不做二不休分付公子彭生待席散之後送侯回邸要在車中結

果侯性命彭生記起戰時一箭之恨欣然領命是日牛山大宴

盛陳歌舞襄公意倍殷勤侯只低頭無語襄公教諸大夫輪流把

盞又教宮娥內侍捧樽跪勸侯心中憤鬱也要借杯澆悶不覺酩

酩又教宮娥內侍捧樽跪勸侯心中憤鬱也要借杯澆悶不覺酩

酹大醉別無有事在身爲何全不勝備別時不能成禮襄公使公子
彭生抱之上車彭生遂與魯侯同載離國門約有二里彭生見魯侯
睡熟誕臂以拉其脅彭生乃大其臂如鐵魯侯被拉脅折大叫一聲
血流滿車而死彭生謂眾人曰魯侯醉後中惡逆馳入城報知主公
眾人雖覺蹊蹊誰敢多言史臣有詩云

男女嫌微最要明

夫妻越境太胡行

當時若聽申縞諫

何至車中六尺橫

齊襄公聞魯侯暴薨佯啼假哭卽命厚殮入棺使人報魯迎喪魯之
從人回國備言車中被弑之繇大夫申縞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且扶
世子同主張喪事候喪車到日行卽位禮公子慶文字孟乃桓公之
庶長子據臂言曰魯侯亂倫無禮禍及君父願假我戎車三百乘伐

齊聲罪

不可無此人

大夫申縞或言私以問謀士施伯曰可伐魯否施

伯曰此曖昧之眾

這一句只算強作解說

不可聞於鄰國况弱國強伐未可

必勝

這一句只是正意

反彰其醜不如含忍姑請究車中之故使國殺公子

彭生以解說于列國國必聽從

又不可無此人

申繻告于慶父遂使施伯草

成國書之稿世子居喪不言乃用大夫出名遣人如國致書迎喪國

襄公啓書看之書曰

外臣申繻等拜上齊侯殿下寡君奉天子之命不敢寧居來議大

婚今出而不入道路紛紛皆以車中之變爲言無所歸咎恥辱播

於諸侯請以彭生正罪

襄公覽甲卽遣人召彭生入朝彭生自謂有功昂然而入襄公當國

使之面罵曰家人以魯侯過酒命爾扶持上車何不小心伏侍使其

暴薨爾罪難解

齊襄這等貴備豈竟不慮彭生說出耶

喝令左右縛之斬于市曹

可見齊襄

意中亦自畏魯不然安肯自殺一心腹有功之人耶彭生大呼曰淫其妹而殺其夫皆出汝無

道昏君所爲今日又委罪于我死而有知必爲妖孽以取爾命襄公
遽自掩其耳左右皆笑襄公一面遣人往周王處謝婚并訂娶期一
面遣人送魯侯喪車回國文姜仍留魯不歸魯大夫申繻率世子同
迎柩至郊卽於柩前行禮成喪然後嗣位是爲莊公申繻顛孫生公
子溺公子偃曹沫音妹一班文武重整朝綱庶兄公子慶父庶弟公子牙
嫡弟季友俱參國政申繻拊施伯之才亦拜上士之職以明年改元
實周莊王之四年也魯莊公集羣臣商議爲魯迎婚之事施伯曰國
有三恥君知之乎莊公曰何謂三恥施伯曰先君雖已成服惡名在
口一恥也君夫人留魯未歸引人議論二恥也魯爲仇國况君在哀
絰之中乃爲主婚辭之則逆王命不辭則貽笑于人三恥也魯莊公
蹙然曰此三恥何以免之施伯曰欲人勿惡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
先自信先君之立未嘗王命若乘主婚之機請命于周以榮名被之

九泉則一恥免矣若夫人在國宜以禮迎之以成主公之孝則一恥

免矣這等惡法只是掩耳盜鈴然亦見無可奈何聊以自解耳可憐惟主婚一事最難兩全然亦有

策莊公曰其策何如施伯曰可將王姬館舍築于郊外使上大夫迎

而送之君以喪辭上不逆天王之命下不拂大國之情中不失居喪

之禮如此則三恥亦免矣莊公曰申繻言汝智過于腹果然遂一一

依策而行却說魯使大夫顛孫生至周請迎王姬因請以黼冕圭璧

為先君泉下之榮周莊王許之擇人使魯錫桓公命周公黑周顛行

莊王不許別遣大夫榮叔原來莊王之弟王子克有寵于先王周公

黑肩會受臨終之托莊王疑黑肩有外心恐其私交外國樹成王子

克之黨所以不用黑肩知莊王疑已夜請王子克家商議欲乘嫁王

姬之曰聚眾作亂弑莊王而立子克大夫辛伯聞其謀以告莊王乃

殺黑肩而逐子克子克奔魯此事表過不題且說魯顛孫生送王姬

至魯就奉魯侯之命迎接夫人姜氏魯襄公十分難捨礙于公論只

得放回臨行之際把袂留連千聲珍重相見有日各各洒淚而別姜

氏一者貪歡戀愛不捨魯侯二者背理賊倫羞回故里行一步嫩一

步車至禚地音灼齊地近魯見行館整潔嘆曰此地不魯不齊正吾家也

分付從人回復魯侯未亡人性貪閑適不樂還宮要召回國除非死

後魯侯知其無顏歸國乃爲築館于祝丘地迎姜氏居之姜氏遂往

來于兩地魯侯饋問四時不絕後來史官議論以爲魯莊公之於文

姜論情則生身之母論義則殺父之仇若文姜歸魯反是難處之事

只合徘徊兩地乃所以全魯侯之孝也髡翁詩云

弑夫無面反東蒙
禚地徘徊齊魯中

若使顏頰歸故國
親仇兩字怎融通

話分兩頭再說魯襄公拉殺魯桓公國人沸沸揚揚盡說魯侯無道

幹此淫殘殘理之事襄公心中暗愧急使人迎王姬至齊成婚國人

議猶未息欲行一二議舉以服眾心想齊弑其君魯逐其君兩件都

是大題目但魯公子黔牟是周王之婿方娶王姬未可便與黔牟作

對不若先討齊罪諸侯必然畏服又恐起兵伐齊勝負未卜乃佯遣

人致書于齊賈給於首止衛地在齊相會為盟子齊大喜曰齊侯下交

吾國安於泰山矣欲使高渠彌祭足同往祭足稱疾不行原繁私問

于祭足曰新君欲結好齊侯君宜輔之何以不往祭足曰齊侯勇悍

殘忍嗣守大國侈然有圖伯之心况先君昭公有功於齊所念也

揆情度理夫大國難測以大結小必有奸謀又破他說着了只此行

也君臣其為戮乎原繁曰君言果信國誰屬祭足曰必子儀也是

有君人之相先君莊公會言之矣原繁曰人言君多智吾姑以此試

之至期齊襄公遣王子成父管至父二將各率死士百餘環繞左右

力士石之紛如緊隨于後高渠彌引著子疊同登盟壇與國侯敘禮

已畢嬖臣孟陽手捧血孟跪而請敵襄公目視之孟陽遽起襄公執

子疊手問曰先君昭公因甚而殂問得突然合口子疊變色驚駭不能

出詞高渠彌代答曰先君因疾而殂何煩君問襄公曰聞烝祭遇賊

打使一向使他沒得躲閃非關病也高渠彌遮掩不過只得對曰原有寒疾復受

賊驚是以暴亡耳襄公曰君行必有警備此賊從何而來又發得有哩高

渠彌對曰嫡庶爭立已非一日名有私黨乘機竊發誰能防之襄公

又曰曾獲得賊人否以一步緊高渠彌曰至今尙在緝訪未有踪跡襄

公大怒曰賊在跟前何煩緝訪汝受國家爵位乃以私怨弑君到寡

人面前還敢以言語支吾寡人今日爲汝先君報仇叫力士快與我

下手高渠彌不敢分辨石之紛如先將高渠彌挾縛了疊叩首乞哀

曰此事與孤無干皆高渠彌所爲也乞怨一命襄公曰既知高渠彌

所爲何不討之

又駁得
音理

汝今日自往地下分辨把手一招王子成父

與管季父引著死士百餘一齊上前將子魯亂砍死十非命隨行人

衆見○人勢大誰敢動手一時盡皆逃散襄公謂高渠彌曰汝君已

了汝猶望活乎高渠彌對曰自知罪重只求賜死襄公曰只與你一

刀便宜了你乃帶至國中命車裂于南門車裂者將罪人頭與四肢

縛于五輛車轅之上各自分向各駕一牛然後以鞭打牛牛走車行

其人肢體裂而爲五俗言五牛分屍此乃極重之刑襄公欲以義舉

聞于諸侯故意用此極刑張大其事也高渠彌已死襄公命將其首

號令南門榜曰逆臣視此

齊襄處置別人事事有理耳
自己做事便沒理大甚只

一面使人收

拾子儀屍首藁葬于東郭之外一面遣使告于○曰賊臣逆子○有

常刑汝國高渠彌主謀弑君擅立庶孽寡君痛○先君之不弔已爲

○討而戮之矣願改立新君以繼舊好原繁聞之歎曰祭仲之智吾

不及也諸大夫共議立君叔詹曰故君在櫟何不迎之祭足曰出亡之君不可再辱宗廟也昭公非出亡之君耶何以先曾迎復也好人挾怨行私全不怕人指駁不如立公

子儀原繁亦贊成之於是迎公子儀於陳以嗣君位祭足爲上大夫

叔詹爲中大夫原繁爲下大夫子儀既卽位乃委國於祭足恤民修

備遣使修聘於諸國又受盟于許許以年年納貢永爲屬國厲

公無間可乘自此國稍安祭足真是有用之才只是心地欠端便做出許多逆理之事殊爲可惜

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齊襄只是混帳惡人做事全沒分曉只看他本意是欲行義舉以蓋醜名却爲送一奸惡之衛朔去伐王命之黔牟已是不可

却又公然抗拒王命攻殺王師義在何處國人議論止自難掩
他又公然屢會文姜宣淫無忌獨自出國不帶大臣野宿郊行
不爲警備試想他胸中是何等沒分曉

王姬貞靜幽閒與齊襄便不相得及聞淫妹之事便深嘆錯嫁
匪人便可知其幽閒貞靜了事有卽此可以徵彼者此類是也
魯莊做事又是一箇混帳沒分曉人只看他救紀一節不約別
國而獨約鄭試想鄭國新立之事是誰之力他却肯與齊爲仇
其說厲公謀讓不敢出師乃是遮飾話耳鄭不肯來何不別約
却便班師讓仇敵之齊棄姻親之紀已足可笑縱母宣淫頻年
出會不能洩怨報仇反又與他作婚姻之約又幫他出師伐衛
又幫他抗拒王命攻殺王師竟不論天理是如何天理人情是
如何人情試想其胸中又是何等沒分曉

子突自是義理之士却非將才願代司馬一行乃有激于中耳
當時若號召侯國宣布王命齊雖強橫能必勝乎周虢計不出
此惟恐子突之成功給車二百無異兒戲以致喪師辱國乃周
虢一奸之罪耳

齊襄雖然無道然非逆管二人之所得弑也過期不代遂起逆
謀又使其妹以妾賊夫論道理自是罪不容于死矣然在春秋
時却成常事可嘆

齊襄雖無道然亦非無知之所得篡也其于齊襄雖然失愛却
非有必報之仇與入骨之怨乃內勾怨妾外連逆臣篡位奪妻
殊已甚矣身不爲士師卽所殺爲應殺之人終亦不得逃其罪
也

公子彭生拉殺魯桓有應死之罪但不應出之齊襄耳故現形

索命于理亦當然必在連管謀逆之時可見鬼神亦必借力于人事也

洩職立黔牟而未殺子朔便是留下禍根終久受他禍害便知管至及算計周到乃斬草除根之說也然或亦見衛朔之事而有所懲者耶

魯莊卽位已是四年却定齊襄始生之女爲妻誰不知其不可而魯莊行之殆是爲有孟任一段情由正娶遲遲而娶故落得應承耳

却說王姬至齊與襄公成婚那王姬生性貞靜幽閒

如此德性不愧王姬却把來嫁

與齊襄月下言動不苟襄公是箇狂淫之輩不甚相得王姬在宮數

月備聞襄公淫妹之事默然自嘆似此茂倫悖禮禽獸不如吾不幸

錯嫁匪人爲其妻者尚不能爲媒之妹者不知何以自處是吾命也鬱鬱成疾不及一年遂

卒襄公自王姬之死益無忌憚心下思想文姜偽以狩獵爲名不時

往禚遣人往祝丘密迎文姜到禚晝夜淫樂恐魯莊公發怒欲以兵

威脅之乃親率重兵襲魯取其邾音平郚音茲郕音吾三邑之地兵移鄆音分

城使人告魯侯速寫降書免至滅絕魯侯嘆曰吾世仇吾不能屈

膝仇人之庭以求苟活也乃使夫人伯姬魯惠公女作書遣人往魯求救

魯襄公出令曰有救魯者寡人先移兵伐之此正是怕魯來救故恐嚇之與他處誇大者不

同細察魯莊公遣使如鄭約他同力救魯全不思算又糊塗又冒失

未有不糊塗者也魯伯子儀因厲公在櫟謀襲鄭國不敢出師使人來辭魯

侯孤掌難鳴行至滑地滑國各近鄭地今大名府懼魯兵威留宿三日而返魯侯

聞魯兵退回度不能守將城池妻子交付其弟贏季交付城濮河也交及妻子紀侯

已料贏季之心能存之矣拜別宗廟大哭一場半夜開門而出不知所終贏季謂

諸大臣曰死國與有祀二者孰重諸大夫皆曰存祀爲重贏季曰苟

能存宗廟吾何惜自屈

所見者是然在羸季則可
在社侯則有所不可也即寫降書願為

外臣守宗廟侯許之羸季遂將國土地戶口之數盡納于

叩首乞哀襄公收其版籍於廟之傍割三十戶以供祭祀

號羸季為廟主

猶今廟祝

伯姬驚悸而卒襄公命葬以夫人之禮以婚

於

齊襄意中頗畏魯人可見
魯之不能報齊至是自該

伯姬之姊叔姬乃昔日從嫁者襄公

欲送之歸

叔姬曰婦人之義既嫁從夫生為羸氏婦死為羸氏鬼

舍此安歸乎

魯乃秉祀之國往
生于婦人証之

襄公乃聽其居鄆守節後數年而卒

令文姜聞之
得無愧死否史官贊云

世衰俗傲 淫風相襲 齊宮亂妹 新臺娶媳

禽行獸心 偷亡紀佚 小邦妾媵 矢節從一

寧守故廟 不歸宗國 卓哉叔姬 柏舟司式

按襄公滅紀之歲乃周莊王七年也是年楚武王熊通以隨侯不

朝復興兵伐國未至而薨令尹鬬祈莫敖楚官兵屈重秘不發喪出

奇兵從間道直逼國城國懼行城屈重偽以候王命入盟國大軍既

濟漢水然後發喪楚有如此之臣無怪其囑與之子能其即位是為

文王此事不題再說國襄公滅國凱旋文姜於路迎接其兄至於祝

丘盛為燕享用兩君相見之禮魯莊何人豈不聞乎縱不念及之彼

此酬酢大犒國軍又與襄公同至禚地留連歡伯襄公乃使文姜作

書召國莊公來禚地相會亦有以知其無用矣莊公恐違母命遂至禚謁見文

姜文姜使莊公以甥舅之禮見國襄公且謝葬國伯姬之事莊公亦

不能拒勉強從之造等人也襄公大喜亦具享禮款待莊公時襄公

新生一女文姜以莊公內主尚虛令其訂約為婚奇想莊公曰彼女

尚血泡非吾醜也文姜怒曰汝欲疎母族耶襄公亦以長幼懸隔為

嫌他且以為為嫌文姜文姜曰待二十年而嫁亦未晚也襄公懼失文

之糊說不必言矣

姜之意莊公亦不敢違母命兩下只得依允甥舅之親復加甥舅情
愈親密二君並兼馳獵于禚地之野莊公矢不虛發九射九中襄公
稱贊不已野人竊指魯莊公戲曰此吾君假子也莊公怒使左右踪
跡其人殺之不能雪恥而只等殺襄公亦不嗔怪齊襄固是心虛然亦見猶有畏魯之
意史臣論莊公有母無父忘親事仇作詩誚云

車中飲恨已多年 甘與仇讐共戴天

莫怪野人呼假子 已同假父作姻緣

交姜自魯同狩之後益無忌憚不時與魯襄公聚于一處或于防
地齊或于穀齊或時直至魯都公然留宿宮中儼如夫婦想是他二人竟忘記是兒
姝國人作載驅之詩以刺文姜詩云

載驅薄薄 簞第朱韉 魯道有蕩 齊子發夕

汶水滔滔 行人儻儻 魯道有蕩 齊子遊遨

薄薄者疾驅之貌簞蕭所以鋪車莠車後戶朱轡者以木漆鞅皮皆
車飾也齊子指交姜言交姜乘此車而至齊齊儻儻眾貌言其僕從之
多也又有敝笱之詩以刺莊公詩云

敝笱在梁 其魚魴鱖 齊子歸止 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 其魚魴鱖 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

笱者取魚之器言敝壞之笱不能制大魚以喻齊莊公不能防閑文

姜任其僕從出入無禁也且說齊襄公自齊禚回國齊侯朔迎賀滅齊

之功再請伐齊之期襄公曰今王姬已卒此舉無礙王姬雖卒便非

足念王命亦竟可但非連合諸侯不爲公舉君少待之齊侯稱謝過

如乎胡說無端數日襄公遣使約會齊魯齊蔡四國之君一同伐齊兵納惠公其檄

云

昔大禍衛國生逆巨浪職擅行廢立致衛君越在敝邑於今七年

孤坐不安席以疆場多事不即誅討今幸少閒恐素傲賦願從諸

君之後左右衛君以誅衛之不當立者

衛朔計殺兩兄致父欲壞而死獨無罪乎為當立乎

說語只顯一邊自是混帳人聲口

時周莊公八年之冬也襄公出車五百乘同衛侯朔先至衛境四

國之君各引兵來會邪四路諸侯

宋閔公捷周莊王五年宋莊公馮卒子捷立

魯莊公同

陳宣公杵臼周莊王四年陳莊公林卒子杵臼立

齊哀侯獻舞

衛侯聞五國兵至與公子洩公子職商議遣大夫甯跪告急于周侯

不告隣國而置單告急于周便不指事蓋周室之不振久矣莊王問羣臣誰能為我救衛者周公

息父西號公伯子曰王至自伐衛損威以後號令不行今衛侯請見

不念王姬一脈之親糾合四國以納君為名名順兵強不可敵也左

班中最下一人挺身出曰二公之言差矣四國但以強耳安得言名

順乎駁得家人視之乃下士子矣也周公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何

為不順子空曰二平之立以稟王命既立黔卒必廢子朔一公不以

王命為順而以納諸侯為順誠突所不解也說得最是然子突死于

變成號公曰兵戎大事量力而行王室不振已非一日伐國之役先

王親在軍中尚中祝嘏之矢至今兩世未能問罪况四國之方十倍

於國孤軍赴援如以卵抵石徒自衰威何益于事量力而行却走正

國共圖挽回乎周號志子突曰天下之事理勝力為常力勝理為變

王命所在理所萃也一時之強弱在力千古之勝負在理若蔑理而

可以得志無一人起而問之千古是非從戴一天下不復有王矣

說理透快之極然此時弄成一箇諸公亦何面死為王朝卿士乎

號公不能答固公曰倘今日與救事否子突

曰九伐之法司馬掌之突位微才劣誠非其任必無人肯往突不取

愛死願代司馬一行說到此處不得不周公又曰汝救能保必勝

乎子突曰突今日出師已據勝理若以文武宣平之靈仗義執言四

國悔罪王室之福非突敢必也大夫富辰曰突言甚壯可令一往亦

使天下知王室有人圖王從之乃先遣甯跪歸報圖國王師隨後起

行却說周虢二公忌子突之成功僅給戎車二百乘竟兒戲豈是用兵子突

並不推諉告于太廟而行時五國之師以至圖城下攻圍甚急公子

洩公子職晝夜巡守懸望王朝大兵解圍誰知子突兵微將寡四字

王朝可笑罵怎當五國如虎之眾不等子突安營大殺一場二百乘

兵車如湯潑雪子突嘆曰吾奉王命而戰死不失為忠義之鬼也乃

手殺數十人然後自刎而亡髯翁有詩贊曰

雖然隻旅未成功 王命昭昭耳目中

見義勇為真漢子 莫將成敗論英雄

衛國守城軍士聞王師已敗先自奔竄齊兵首先登城四國繼之砍
 開城門放齊侯朔入城公子洩公子職同甯跪收拾散兵擁公子黔
 牟出走正遇齊兵又殺一場甯跪奪路先奔三公子俱被齊兵所擒
 甯跪知力不能救嘆口氣奔往秦國逃難去訖齊侯將三公子獻俘
 于齊齊不敢決轉獻于齊齊襄公唱教刀斧手將洩職二公子斬訖
 公子黔牟是周王之壻于齊有連襟之情赦之不誅放歸于周齊侯
 朔鳴鐘擊鼓重登侯位將府庫所藏寶玉厚賂齊襄公襄公曰齊侯
 擒三公子其勞不淺乃以所賂之半分贈齊侯復使齊侯另出器賄
 散于宋陳蔡三國總是一味器賄用此周莊王九年之事却說齊襄
 公自敗子突放黔牟之後誠恐周王來討乃使大夫連稱爲將軍管
 至父爲副領兵戍葵丘地右考城縣東以遏東南之路二將臨行請於襄公
 曰戍守勞苦臣不敢辭以何期爲滿時襄公方食瓜乃曰今此瓜熟

之時明歲瓜再熟當遣人代汝

此原是隨口答應語非出誠心故後不允其請也

二將往葵

丘駐札不覺一年光景忽一日戌卒進瓜嘗新二將想起瓜熟之約

此時正該交代如何主公不遣人來特地差心腹往國中探信聞

侯在穀城與文姜懽樂有一月不回連稱大怒曰王姬薨後吾妹當

爲繼室無道昏君不顧倫理在外日事淫媾音媾使吾等暴露邊鄙吾必

殺之謂管至父曰汝可助吾一臂管至父曰及瓜而代主公所親許

也恐其忘之不如請代請而不許軍心胥怨乃可用也

可見請而許代二人尚未

能卽行弒逆也請而不許殆亦天奪其魄耶

連稱曰善乃使人獻瓜于襄公固求交代襄

公怒曰代出孤意奈何請耶再候瓜一熟可也使人回報連稱恨恨

不已謂管至父曰今欲行大事計將安出至父曰凡舉事必先有所

奉然後可成公孫無知乃公子夷仲年之子先君僖公以同母之故

寵愛仲年并愛無知從幼畜養宮中衣服禮數與世子無別自主公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三
卽位因無知向在宮中與主公角力無知足勾主公仆地主公不悅

一日無知又與大夫雍廩爭道爭先主上怒其不遜遂疎黜之品秩

裁減大半無知啣恨於心久矣每思作亂恨無幫手我等不若密通無知內應外合事可必濟連稱曰當於何時管至父曰主上性喜用兵又好遊獵如猛虎離穴易爲制耳但得預聞出外之期方不失機會也連稱曰吾妹在宮中失寵於主公亦懷怨望余囑無知陰與吾妹合計伺主公之間隙星夜相聞可無悞事於是再遣心腹致書於公孫無知書曰

賢公孫受先公如嫡之寵一旦削奪行路之人皆爲不平况君淫昏日甚政令無常葵丘久戍及瓜不代三軍之士憤憤思亂如有間可圖稱等願效犬馬竭力推戴稱之從妹在宮失寵銜怨天助公孫以內應之資幾不可失

公孫無知得書大喜卽復書曰

天厭淫人以啓將軍之衷敬佩裏言心腹之言遲疾奉報

無知陰使女侍通信於連妃且以連妃之書示之若事成之日當立

爲夫人弟取兄妾無理也然較之親兄之與兄妹則有間矣連氏之事得非文姜之報耶連妃許之周莊王

十一年冬十月齊襄公如姑音分野之野有山名貝丘禽獸所聚可以

遊獵乃預戒徒人徒人者車下步行之人各實等整頓車徒將以次月往彼田

狩冬獵曰然連妃遣宮人送信於公孫無知無知星夜傳信葵丘通知連

管二將軍約定十一月初旬一齊舉事連稱曰主上出獵國中空虛

吾等率兵直入都門擁立公孫何如管至父曰主上睦于鄰國若乞

師內討何以禦之不若伏兵于姑齊襄若葵丘然後奉公孫卽位事

可萬全也衛國之事便是榜樣然則齊襄若使不復衛朔或猶未至于殺身那時葵丘戍卒因久役

在外無不思家連稱密傳號令各備乾糧往貝丘行事軍士人人樂

從不在話下再說。襄公於十二月朔日駕車出遊，止帶力士石之

紛如公幸臣孟陽。班架鷹牽犬，準備射獵，不用一大臣相隨。先至

姑芬原，建有離宮遊玩。竟日居民餽獻酒肉，襄公歡飲。至夜遂留宿

焉。次日起駕往貝丘，來見一路樹木蒙茸，藤蘿鬱鬱。襄公駐車高阜

傳令舉火焚林，然後合圍較射。縱放鷹犬，火烈風猛，狐兔之類東奔

西逃。忽有大豕一隻如牛無角，似虎無班。形像古怪，便可疑。從火中奔出，竟

上高阜，踣踞於車駕之前。時眾人俱往馳射，惟孟陽立于襄公之側。

襄公顧孟陽曰：汝爲我射此豕。孟陽瞪目視之，大驚曰：非豕也。乃公

子彭生也。襄公大怒曰：彭生何敢見我奪孟陽之弓？親自射之，連發

三矢，不中。那大豕直立起來，雙拱前蹄，效人行步，放聲而啼，哀慘難

聞。嚇得襄公毛骨俱竦，從車中倒撞下來，跌損左足，脫落了絲文屨。

一隻被大豕銜之而去。忽然不見。鬻翁有詩曰：

魯猶昔日死車中

今日車中遇鬼雄

朴殺彭生應化厲

諸兒空自引雕弓

徒人費與從人等扶起襄公卧于車中傳令罷獵復回姑芬離宮住

宿襄公自覺精神恍惚心下煩躁想是從車中倒撞下來時軍中已

打二更襄公因左足疼痛展轉不寐謂孟陽曰汝可扶我緩行幾步

先前墜車匆忙之際不知失履到此方覺問徒人費取討費曰屨爲

太豕銜去矣襄公心惡其言乃大怒曰汝既跟隨寡人豈不看屨之

有無若果銜去當時何不早言自執皮鞭鞭費之背血流滿地方止

徒人費被鞭含淚出門正遇連稱引著數人打探動靜若有警備何至于此將

徒人費一索細住問曰無道昏君何在費曰在寢室又問已臥乎曰

尙未臥也連稱舉刀欲砍費曰不殺我我當先入爲汝耳目連稱不

信費曰我適被鞭傷亦欲殺此賊耳乃袒衣以背示之連稱見其血

肉淋漓遂信其言解費之縛囑以內應隨即召管至父引著眾軍士

殺入離宮若有警備何至于此且說徒人費翻身入門正遇石之紛如告以連

稱作亂之事遂造寢室告于襄公襄公驚惶無措費曰事已急矣若

使一人偽作主公卧于牀上主公潛伏戶後幸而倉卒不辨或可脫

也孟陽曰臣受恩踰分願以身代不敢恤死孟陽即卧于牀以面向

內襄公親解錦袍覆之伏身戶後若有警備何至于此問徒人費曰汝將何如

費曰臣當與紛如協力拒賊襄公曰不若背劍乎費曰臣死且不避

何有于割襄公嘆曰忠臣也徒人費令石之紛如引眾拒守中門自

已單身挾著袖刃詐爲迎賊欲刺連稱其時眾賊已攻進大門若有警備

何于連稱挺劍當先開路管至父列兵門外以防他變徒人費見連

稱來勢兇猛不暇致詳上前一步便刺誰知連稱身被重鎧刃刺不

入却被連稱一劍劈去斷其二指還復一劍劈下半箇頭頭顱死于門

中石之紛如便挺才來圍約戰十餘合連稱轉鬪轉進紛紛漸退

步誤絆石階脚蹉亦被連稱一劍砍倒遂入寢室若有警備何至于此侍衛先

已驚散圍花帳中卧著一人錦袍遮蓋連稱手起劍落頭離枕畔舉

火燭之年少無鬚連稱曰此非君也使人遍搜房中並無踪影連稱

自引燭照之忽見石檻之下露出絲文履一隻知戶後藏躲有人不

是諸兒是誰打開戶後看時若有警備何至于此那昏君因足疼做一堆兒蹲

著那一隻絲履仍文履在足上連稱所見之履乃是先前大豕啣去的

不知如何在檻下分明是冤鬼所爲可不畏哉連稱認得諸兒言其難

雞一般一把提出戶外擲于地下大罵無道昏君汝連年用兵黷武

殃民是不仁也背父之命疎遠公孫是不孝也兒妹宜淫公行不忌

是無禮也不念達成瓜期不代是無信也仁孝禮信四德皆失何以

爲人數說得事非合理但不知今日此舉自己却有理否吾今日爲醫桓公報仇遂砍襄公爲

爲人今日此舉自己却有理否吾今日爲醫桓公報仇遂砍襄公爲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三
數段以牀褥裏其尸與孟陽同理于尸下計襄公在位只五年史官
評論此事謂襄公疎遠大臣親昵羣小石之紛如孟陽徒人費等平
日受其私恩從此昏亂雖視死如歸不得爲忠臣之大節此數語論得人足
連稱管至父徒以久成不伐遂行篡弑當是襄公惡貫已滿假手二
人耳彭生臨刑大呼死爲妖孽以取爾命大豕見形非偶然也豨豨
有詩咏費石等死難之事詩云

捐生殉主是忠貞

費石千秋無令名

假使從昏稱死節

飛廉崇虎亦堪旌

又詩嘆襄公云

方張惡焰君侯死

謂殺魯鄭二君

將媼兇威犬豕狂

惡貫滿盈無不斃

勸人作善莫商量

連稱管至父重整軍容長驅國公孫無知預集私甲 問襄公凶

信引兵開門接應連管二將入城二將托言曾受先君僖公遺命奉
公孫無知卽位立連妣爲夫人稱連爲正卿號爲國舅管至父爲亞
卿諸大夫雖勉強排班心上不服便知後日居位不牢惟雍廩再三稽首謝往
日爭道之罪極其卑順無知赦之仍爲大夫高國二氏齊稱病不朝
無知亦不敢黜之至父勸無知懸榜招賢以收人望能出此主意還算能人只是所
輔不好耳因薦其族子管夷吾之才無知使人召之未知夷吾肯應召否
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管鮑交情千古傳爲佳話分金臨陣之事固所難得但議事不
中雖有至交鮮不以爲無才者鮑叔乃言其時之不遇真爲知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三
己之言今人恒情於分金怯敵等事或有包涵都爲其計事有用耳及計事不中尙何取哉亦必并其分金怯敵而悔之矣此所以管鮑交情爲千古佳話也

叔牙先教公子諫止襄公會譙管夷吾不應管主父之召正是一般人物叔牙奉小曰奔莒管召却奉子糾奔魯智計便有長短處了

管子不應無知之召及請先邀小白智術已見一班特小白有福爲君故使其事不成耳不然卽墨一箭寧非成功之樞紐耶魯莊忘其不共戴天之仇生助其兵死定其事真是大沒分曉子前謂之爲混帳人非浪語也

雍廩借助高國而殺連稱管至遂以弑君亦爲衆情之所順耳不然能使其事之必就耶使連管當日於二公子中擁戴一人

事乎至于此也故順逆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小白初入齊國
便能殺敗魯師不特其福分有徵亦見用人有效也取威定伯
之基實始於此

三皇之書爲墳五帝之書爲典

知說管夷吾字仲生得相貌魁梧精神俊爽博通墳典淹貫古今有
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匡時之略與鮑叔牙同賈至分金時夷吾多取
一倍鮑叔從之人心懷不平鮑叔曰仲非貪此區區之金因家貧不
給我自願讓之耳又曾領兵隨征每至戰陣輒車後隊及還兵之日
又爲先驅多有笑其怯者鮑叔曰仲有老母在堂留身奉養豈真怯
鬪耶又數與鮑叔計事往往相左鮑叔曰人固有遇不遇使仲遇其
時定當百不失一矣夷吾聞之嘆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哉遂
結爲死生之交值襄公諸兒卽位長子曰糾魯女所生次子小白魯
女所生雖皆庶出俱已成立欲爲立傳以輔導之管夷吾謂鮑叔牙

曰君生二子與曰為嗣非糾即白吾與爾各傳一人若嗣立之日五

相薦舉叔牙然其言於是管夷吾同召忽為公子糾之傅叔牙為公

子小白之傅襄公欲迎文姜至禚相會叔牙謂小白曰君以淫聞為

國人笑及今止之猶可掩飾更相往來如水決堤將成泛溢子必進

諫小白果入諫襄公曰音侯之死音噴有煩言音男女嫌疑不可不避襄

公怒曰孺子何得多言以履蹴之小白趨而出鮑叔曰吾聞之有奇

淫者必有奇禍吾當與子適他國以俟後圖小白問當適何國鮑叔

曰大國喜怒不常不如適音小音而近音小則不敢慢我近則旦暮

可歸音亡亦有不同小白之出乃自欲避禍故叔牙之計音小白曰善

乃奔音國襄公聞之亦不追還及公孫無知篡位來召管夷吾夷吾

曰此輩兵已在頸尚欲累人耶音遂與召忽其計以音為

子糾之母家乃奉糾奔音莊公居之於生竇音月給廩餼音莊

公十二年春三月晉公孫無知元年百官賀旦俱集朝房見連管二

人公然厭班人人皆有怨憤之意雍廩知眾心不附佯言曰有客自

晉來傳言公子糾將以晉師伐晉諸君聞之否諸大夫皆曰不聞雍

遂不復言既朝退諸大夫互相約會俱到雍廩家叩問公子糾伐晉

之信雍廩曰諸君謂此事如何東郭牙曰先君雖無道其子何罪可

運管結處在推立無知耳吾等曰望其來也諸大夫有泣下者雍廩曰廩之屈

膝寧無人心止欲委曲以圖事耳諸君若肯相助共除弑逆之賊立

先君子豈非義舉東郭牙問計雍廩曰高敬仲名奚國之世臣素有才

望爲人信服連管二賊得其片言獎借重於千鈞恨不能耳誠使敬

仲置酒以招一賊必欣然往赴吾僞以子糾兵信面啓公孫彼愚而

無勇愚則不知防範而易欺無勇則不至有俟其相就卒然刺之誰

爲救者然後舉火爲號闔門而討二賊易如反掌東郭牙曰敬仲雖

疾惡如仇然爲國自貶當不靳也吾力能必之遂以雍廩之謀告於

高倓高倓許諾郎命東郭牙往連管二家致意俱如期而至高倓執

言至酒筵也

解言曰先君多行失德老夫日虞國之喪亡今幸大夫援立新君老

夫亦獲守家廟向因老病不與朝班今幸賤體稍康特治一酌以報

私恩兼以子孫爲托

說得人情人理委婉好聽其必須如此說者益無故見招易起人疑况連管是身有毛病者耶

一動其心事便有變故如此以穩之也

連稱與管至父謙讓不已高倓命將重門緊閉

今日飲酒不盡歡不已預戒闈人無通外信直待城中舉火方來傳

報却說雍廩懷七首直叩宮門見了無知奏言公子糾率領兵且

晚將至幸圖應敵之計無知問曰國舅何在雍廩曰國舅與管大夫

郊飲未回百官俱集朝中專候主公議事無知信之方出朝堂尙未

坐定諸大夫一擗而前雍廩自後刺之血流公座登時氣絕計無知

爲君纔一月餘耳哀哉連夫人聞變自縊於宮中史官有詩云

祇因無寵聞襄公

誰料無知寵本終

卷一

一月夫人三尺帛

何如寂寞守空宮

當時雍廩殺人於朝外放起一股狼烟烟透九霄高侯政在欵客忽
聞門上傳板報說外廂舉火高侯即便起身往內而走連稱管至父
出其不意却待要問其緣故撫下預伏壯士突然殺出將二人砍爲
數段雖有從人身無寸鐵一時畢命雍廩與諸大夫陸續俱到高府
公同商議將二人心肝剖出祭奠襄公一面遣人於姑蘇離宮取出
襄公之屍重新殮殮一面遣人於魯國迎公子糾爲君魯國莊公聞之
大喜便欲爲公子糾起兵果明兄弟面上理應與兵魯莊真是有情人施伯諫曰魯國互
爲強弱魯國之無君魯國之利也請勿動以觀其變莊公躊躇未決時夫
人文姜因襄公被弑自祝丘歸於魯國日夜勸其子興兵伐魯討無
知之罪爲其兄報仇不待是親舅親丈人又是假老及聞無知受

戮○使來迎公子糾爲君不勝之喜主定納糾催促蒯公起程莊公爲母命所迫遂不聽施伯之言親率兵車三百乘用曹沫爲大將秦

子梁子爲左右護送公子糾入○管夷吾謂○侯曰公子小白在○

地比○爲近倘彼先入主客分矣乞假臣良馬先往邀之他便先

是下棋爭先手者侯曰甲卒幾何夷吾曰三十乘足矣多則累重少則不

數斟酌恰好却說公子小白聞國亂無君與鮑叔牙計議向○子借得兵

車百乘護送還○這里管夷吾引兵晝夜奔馳行至卽望聞○兵已

過從後追之又行三十餘里正遇○兵停車造飯管夷吾見小白端

坐車中上前鞠躬曰公子別來無恙今將何往小白曰欲奔父喪耳

夷吾曰糾居長分應主喪公子幸少留無自勞苦鮑叔牙曰仲且退

各爲其主不必多言夷吾見○兵睜眉怒目有爭鬪之色誠恐眾寡

不敵乃佯喏而退驀地響弓搭箭觀定小白鬔的射來小白大喊一

聲曰吐鮮血倒於車上鮑叔牙急忙來救從人盡叫道不好了一齊

啼哭起來管夷吾率領那三十乘加鞭飛跑去了夷吾在路嘆曰子

糾有福合爲君也

我却說小白有福合爲君也那一方面便

還報

酌酒與子糾稱慶此時放心落意一路邑長獻餼進饌遂緩緩而行

誰知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帶鈎

夷吾妙手只中帶鈎小白使是有福

小白知夷吾妙

手恐他又射一時急智嚼破舌尖噴血詐倒連鮑叔牙都瞞過了鮑

叔牙曰夷吾雖去恐其又來此行不可遲也乃使小白變服載以溫

車

有進

從小路疾馳將近臨淄鮑叔牙單車先入城中遍請諸大夫

盛稱公子小白之賢

立長自是順事今欲感兄而立非賢無以措詞雖是鮑叔牙人亦是自然理勢

諸大夫

曰子糾將至何以處之鮑叔牙曰魯連弒二君非賢者不能定亂况

迎子糾而小白先至天也魯君納糾其望報不淺昔宋立子突索賂

無厭兵連數年吾國多難之餘能堪魯之徵求乎

說得利害分明益莒小魯大諒莒人

必不至於此也音諸大夫曰然則何以謝魯侯叔牙曰吾已有君彼
在言外明人目知音自退矣大夫隰明東郭牙齊聲曰叔言是也於是迎小白入城卽位
是爲桓公壽仙有詩單咏射鈎之事詩曰

魯公懽喜營人愁

誰道區區中帶鈎

但看一時權變處

便知有智合諸侯

鮑叔牙曰魯兵未至宜預止之乃遣仲孫湫往迎魯莊公告以有君
莊公知小白未死大怒曰立子以長孺子安得爲君孤不能空以三
軍退也仲孫湫回報魯桓公曰魯兵不退奈何鮑叔牙曰以兵拒之
乃使王子成父將右軍甯越副之東郭牙將左軍仲孫湫副之鮑叔
牙奉桓公親將中軍雍廩爲先鋒兵車共五百乘分撥音已定東郭牙
請曰魯君慮吾有備必不長驅乾時音水草方便此駐兵之處也若
設伏以待乘其不備破之必矣鮑叔牙曰善使甯越仲孫湫各率本

部分路埋伏使王子成父東郭牙從他路抄出

魯兵之後雍廩挑戰

誘敵却說

魯

莊公同子糾行至乾時管夷吾進曰小白初立人心未

定宜速乘之必有內變

亦是揣情度勢之言不知小白已能善用其人矣

莊公曰如仲之言

小白已射死久矣遂出令於乾時安營

魯

侯營於前子糾營於後相

去二十里次早諜報

魯

兵已到先鋒雍廩索戰

魯

莊公曰先破

魯師

城中自然寒膽也遂引秦子梁子駕戎車而前呼雍廩親數之曰汝

首謀誅賊求君於我今又改圖

誰叫你不早來的

信義安在挽弓欲射雍廩

雍廩佯作羞慚抱頭鼠竄莊公命曹沫逐之雍廩轉轅來戰不幾合

又走曹沫不舍奮生平之勇挺着畫戟起來却被鮑叔牙大兵圍住

曹沫深入重圍左衝右突身中兩箭死戰方脫却

魯

將秦子梁子

恐曹沫有失正待接應忽聞左右砲聲齊震密越仲孫湫兩路伏兵

齊起鮑叔牙率領中軍如牆而進三面受敵

魯

兵不能抵當漸漸奔

散鮑叔牙傳命有能獲魯侯者賞以萬家之邑使軍中大聲傳呼秦

子急取魯侯繡字黃旗偃之於地梁子復取旗建於自車之上紀信

已有魯所本秦子問其故梁子曰吾將以誑魯也魯莊公見事急跳下戎車

別乘輜車輜音堯小車乘馬者衛服而遁秦子緊緊跟定殺出重圍魯越望見

繡旗伏於下道認是魯君麾兵圍之數重梁子免冑以面示曰魯

將也吾君已去遠矣鮑叔牙知魯已全勝鳴金收軍使孫湫獻戎輅

甯越獻梁子魯侯命斬於軍前齊侯因王子成父東郭牙兩路兵尙

無下落留甯越仲孫湫屯於乾時大軍秦凱先回再說管夷吾等營

轄輜重在於後營聞前營戰敗教召忽同公子糾守營悉起兵車自

來接應正遇魯莊公合兵一處曹沫亦收拾殘車敗卒奔回討黜之

時十停已折其七夷吾曰軍氣已喪不可留矣乃連夜拔營而起行

不二日忽見兵車連路乃是王子成父東郭牙抄出魯兵之後曹沫

挺戟大呼曰主公速行吾死於此顧秦子曰汝當助吾秦子便接住
王子成父斃殺曹沫便接住東郭牙斃殺管夷吾保着魯莊公召忽
保着公子糾奮路而行有紅袍小將追魯侯至急魯莊公一箭正中
其額又有一白袍者追來莊公亦射殺之魯兵稍却管仲教把輜重
甲兵乘馬之類連路委棄魯兵搶掠方纔得脫曹沫左膊復中一
刀尙刺殺魯軍無數潰圍而出秦子戰死於陣史官論魯莊公乾時
之敗實爲白取有詩嘆云

子糾本是仇人胤

何必勒兵往納之

若念深仇天不戴

助糾不若助無知

魯莊公等脫離虎口如漏網之魚急急奔走隰朋東郭牙從後趕來
直追過汶水將魯境內汶陽之田盡侵奪之設守而去魯人不敢爭
較齊兵大勝而歸魯侯小白早朝百官稱賀鮑叔牙進曰子糾在魯

有管夷吾召忽爲輔魯又助之心腹之疾尙在未可賀也魯侯小白

曰爲之奈何鮑叔牙曰乾時一戰魯君臣膽寒矣臣當統三軍之衆

厭魯境上請討子糾魯必懼而從也乘勝而晉之易於得力益其氣先餒也魯侯曰寡

人請舉國以聽子鮑叔牙乃簡閭車馬率領大軍直至汶陽清理疆

界遣公孫陽朋齊莊公會孫致書於魯侯曰戴仲之子

外臣鮑叔牙百拜魯賢侯殿下家無二主國無二君意君已奉宗

廟公子糾欲行爭奪非不二之誼也寡君以兄弟之親不忍加戮

願假手於上國管仲召忽寡君之仇請受而戮於太廟

隰朋臨行鮑叔牙囑之曰管夷吾天下奇才吾言於君將召而用之

魯國必須得人鮑叔深得大體必命無死隰朋曰倘魯欲殺之如何鮑叔曰但提起

射鈞之事魯必信矣隰朋唯唯而去魯侯得書即召施伯不知如何

計議且聽下回分解